沈氏日旦

日旦自序

夫學乘時者也古人縮寸陰爲分陰惜時之念也予縮月旦爲日旦亦猶是意耳然汝南用是臧否人物存一時之淸議而今

已失傳矣予據所聞攄所見以
銷磨晨昏令後學有所考鏡猶
賢博奕之罔裡耳人少若帖括
壯若簿書老若婚嫁無一日得
攉無一旦得暇而一日一旦之

頃倏先朝露則精神風雅盡矣吾以無盡者藏之紀載一開卷而我之精神風雅宛然如故此諸捨宅而寺寄子以延者不更達且永乎乃耳食者以傳之一

字加予何達巷曾玄之多也予書猶塑家之開光明醫家之打痞塊用世者所必究心也若袛欲取科目登卿相而不顧爲名臣即如倒瀧見孝標論而擲諸

地亦得蓋富貴與功名截然岐途詩文者。富貴之仇敵。功名之菁華也。總之詩文亦自不同寒窗語性靈語星淵隔矣士負詩文虛譽而入用祿祿其非性靈

語可知制秇殉帖括詞壇殉窠
臼前後原非兩人予不敢妄自
謂是而以日旦諸書與天下後
世相揚確尚友者當索我于詩
文外乎
武林沈長卿識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春

飲食之暇日有所記旦有所鈔題爲日旦借書史以觸性靈恐晝夜六時行屍走肉植芥生餓鬼之因非獲已耳

藏書名山乃漢人語也鑒秦爐故云爾萬世而下悟亡秦者咎不在書必無彷而焚之者亦必

無挾書之厲禁藏之奚爲縱兵火不虞然窮陬僻邑豈盡受攻圍之困哉所謂藏山者夫亦著書之人憤世而爲此激談耳夷考于史自漢以後不聞某年月日某陵阜掘得某書係某人所撰者秖有汲冢周書又不從山中開出故予謂藏山虛語。非實事。就覆甕傖父言也。即石室委宛二酉相傳爲先聖藏書之所安知古人不神其事以驚愚乎

五七言律其來舊矣而乃曰近體後人歌詠愈趨愈降而乃曰古詩甚矣世之耶令而尊古也其竟不古若也以此

詩莫難于七言律時文莫難于一句八股格此法一通則頭頭是道得心應手靡不如意然詩學必須從舉業中透出兩者不相涉而相因

昭代才人以時文擅譽者末路不究心于詩深可惜也

劉青田王文成詩名以事功而掩然王公道學詩最惹厭特以此欺當世愚宸濠非本色也宸濠亦能詩者宸濠敗而其黨痛恨流言播于傳奇雜劇王亦巧矣哉始信文章功業原相表裏

有桃李之華所有桃李之實牡丹無果則已倘結果。必非蒺藜也。時文薄伎亦可覘是人他日

作用

作詩用故事不用稗官野史所載猶曰未核耳

至謂不當用唐以後事實則大可笑此博物家珍秦漢舊物意也著作之林豈容拘此陋見泰山不如林放是仲尼且用目前事也必泥此說則詩乃獨屬于唐唐以後之事尚不當入詩而唐以後之人顧敢于作詩大曆十才子有靈當墮拔舌地獄

後之作樂府者摹古詩十九首口氣殊不肖即酷肖彌覺厭憎胡寬之營新豐優孟之學叔敖

無絲毫不似然有絲毫似者乎此妖狐伎倆以之作戲則可爾血性男子嘔心疲神爲之則宋人楷葉之喻也

代有淳澆運有含發而詩文因之楊用修推本某人某句從某朝某篇化出其言已陋胡元瑞較量低昂如衡秤之不爽尤可笑也後輩毋爲所惑

古聖人以功著者禹以德重者泰伯而吳越寔

漸被之、蓋其初雖變、而末流則不脅華矣、通考諸詩、二國風不見采何耶、越猶有絕、與楚辭相匹。炳炳如也。吳詩吳歈、豈足道哉、嘗將有延陵季子在、三吳文采、應不讓越、而爲經所擯則一。果有詩逸邪采乎、抑原無詩乎、今人口氣多峭硬徑直、與詩漸遠、惟吳越差近之

古人以作賦屬大夫、以能七言詩責二千石、非爲郎邀五斗者可概塵詩也、文之精者曰詩才

之異者輙露于詩位不稱才其設施可想以故陳疇之彥吐麥秀之歌姬公康公垂東山眷向之咏也詩自春秋未作而已亡矣民間之諷誦如故而云亡者公卿無諷誦則其脉若斬至漢魏六朝而稍振鴻鵠秋風等詞辟猶不廢而謂臣能已乎試以子夜挑葉青溪小姑諸什按之近代男子曾不堪當巾幗之辱而僅以鬚眉弁侵自予雄也讀婦人詩蕎反詫爲尤物竟不知

二南十五風半是也雖然詩脉以不作而延詩統以妄作而亂今之詩無所不有有採折詩覩肉以之肥有掏摸詩野狐以之竊有箕仙詩方士以之局有籤經詩廟祝以之鬧有飯碗詩墨客以之飽有落塲詩伶人以之下有青樓詩紈褲以之迷有鬻爵詩貲郎以之銜有刀筆詩胥史以之舞有施食詩焰口以之度有道學詩迂險以之混有軸冊詩情面以之塞有乾記詩地

師以之黷有倣諧詩滑稽以之譏有賽神詩巫覡以之鼓有薤露詩執紼以之哀誦詩者能區別此而後詩可作作詩者能不染此而詩脉始真詩統可正也

予生平無快意之景嫌其欠缺故也必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之松（中峯祖師所植紛千餘株如虬如蓋今為惡僧伐盡矣）玉泉之水聚為一區斯暢耳

予鄉龍井有神運石有辟塵爐幼時所熟覩者

久不履其地而二物幾泯、神運者人運而擯之垣外。辟塵者蒙塵而昇之殿中。可嘆也。此載志書中可考他日賢士大夫有官此者意欲表章我輩當以誠告毋左袒闍黎而虛其聞問也、

西溪永興寺有綠萼梅二株大而茂冠絳公餘之暇多出遊覽老僧暗肆戕賊而竟無恙反先梅而斃乃知樹之榮枯壽夭亦自有命也夫一切宰官能賞花者皆屬韻士輿皂不仰體其意

而侵擾貧禿固可恨貧禿畏侵擾而敢于削跡以杜絶遊路尤可恨也予有說于此遊者禁騶從、不如減騶從。減騶從、又不如犒騶從。此卽以看花作佛事也。

萬曆壬午以後三十餘年西湖光景全賴中貴孫東瀛公粧點花時每有厲禁特無賴惡少僞托章縫面貌與之角口遂將天下極不趣之事槪歸斯文殊可異也孫去而湖光如故亭卉黯

然無色予每至堤舟不勝今昔之感恐世遠而
其賢蔑有知者特紀之
袁小修中道爲其兄石公宏道作文集序辨眞
指贋狂言等書皆僞托也者予久疑其陋見序
不覺躍然龍湖老子假批評不知被書肆射幾
許利矣天下慧眼少。肉眼多。眞文陽浮慕。而僞
文實實快心。臭味妙合。故易售也。蘇長公全集
其間頗有僞文觀者至此必大駭吾言然此非

予言。卽蘇長公之言也人自不曾看到六經語孟不專爲經世而設綱目通鑑乃經世之良方也猶如醫家湯散丸種種畢備用之對症沉痾立起且保身遠害亦不外此近時進賢冠下以不閱綱鑑斃者多矣八股時文但可借以出身不可經世不可保身專恃此則地方危自已軀命亦危二十一史浩煩且價喬貧儒廉吏力不能鬻予欲區別門類約選成帙標題廿

一史經世要編。然老不遠矣。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果能收[illegible]否[illegible]左編亦[illegible]

俗傳唐竇氏五子登科非也但四子在科目耳獨竇羣起家處士而官最顯幾至宰輔唐用人不拘資格如是

子自懈腹空而耳食者謬稱曰博猶兒童看畫但看青黃朱綠等色全不看用筆也

梁武苦郗氏之妬憤恚成疹左右引山海經以

鶺鴒為膳可瘳妬疾帝試之郗妬減半由此推之東山之詩鶺鴒于飛豈浪詠乎

元處士倪雲林壽七十四以脾疾令終蓋洪武甲寅仲冬十一日子時也王賓周南老二公所撰誌銘朗朗分明後人訛傳其囟死者非祇因彼生平畏見俗士避去若浼故騰謗耳倪有好潔之癖然生有二子孟民孟羽則世所云好潔者乏嗣又未必然

夫人但期于適體不必以爪搔癢而後爲適臂拳椎肩掌拍背凡痛快處皆適也如賈太傅但見前席之親。則長沙爲不堪矣。李供奉但見擣硯之榮。則夜郎爲無聊矣。蠅蚋能炎而不能京。遇寒冬輙凍死。人豈其然。

王坦之作廢。莊。論。假令新亭之役南華眞人處此亦倒持手板否。

楚詞朧廉。仳倠。皆醜婦也。後世談者不曰嫫姆

則曰無鹽其名獨著予欲以楚詞所載代之。爲彼分醜。

陽貨家臣非大夫也瞰亡饋豚未必大夫自居瞰亡往拜則儼然以大夫禮待之矣予謂貨瞰武出有心予瞰未必有意貨之品較佛肸公山何如哉彼尚可往此必拘拘程量于禮際間乎跡涉謬巧記者遂作此解附會其作用之妙而孟氏因之耳莊紀孔見璵說者誕之魯論紀子

見南子豈誕乎則往拜值亡特偶湊之事與遇塗皆無心湊泊不必深求也不然遇塗一事屬貨之譎乎抑屬孔之坦乎若過于推𠏉翻似權臣從者宣聖門人交通寄訂而為是舉矣夫豈其然遇諸塗口號附記一笑過門不入否難知意外機緣邂逅時關里壚中兩陽虎中都道上二宣尼。行行漸近如臨鏡脉脉相看似俯池此際匡人應束手翻從車服剖手儀

陽明先生標出良知二字爲宗旣謂之良則不但人有物亦有其說悖而寡要予欲以耻一字約之不但異類絶無而同類之存焉者寡矣後世樹講旗者從有耻而上極之從無耻而下究之各各許多階級有耻對無耻善知識對惡知識單曰良知遺了無良亦缺而不完也良知孟所揭耻孔所標孟不若孔良知何如耻哉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

斗筲也以眞儒闢僞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闢眞佛。卽闕聖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也弭盜之策安施

纔入玄門卽思燒丹。纔入禪門卽思募化。猶後念也。有始願元因丹募二事而入此二門者。猶儒門元爲干祿而學。非學後廼干祿也。利之一念與生俱生旣死而冥錢焚不置也。雖三敎聖人莫如何矣必也天雨粟乎。毋礫變黃金乎一

榜盡賜及第乎。家各萬石乎。而唐節度使以不得留後擁兵叛也。人欲有厭乎哉。

漢高帝無刻不防蕭何盖何錢穀在手圖籍在胸又民心歸焉耳羽未亡時有亞父而不能用何有于良又何有于棄楚歸漢之信故帝疑盡鍾于何鮑生召平。相繼醒何。而何不甚悟也。容說何多買田宅以自汙。此法王翦已行。效之頗非完策。為何計。惟有避位謝政。可幸苟全耳。及

良既去信既死何猶戀戀于丞相之榮直至下廷尉械繫辱而後已竟不知爲民請苑一事最傷帝心。甚矣何之愚也而帝區處何亦稍拙當百姓遮道訴何彊買民田宅時。即怒而遂何則民心翕然移其德何者以德帝矣而反笑愚之。甚矣帝之淺也予故曰效蕭非完策也

王莽篡位十八年矣不但人心服從即天命亦屬焉五代時如此短祚者頗多假令繼新者非

劉氏子孫、則萬世而下、安得不以正統歸莽巧遇光武中興、重整天澤分誼、莽遂無所逃罪、史臣執筆遂書莽大夫楊雄卒耳、嗟乎天而庸漢。曹操誅。劉備繼。史臣肯不書操大夫荀或卒乎。使雄而果媚莽也。爾不止大夫矣。說者解之謂劇新美新另有一楊雄在、姓名偶同、因而訛誤、以予按之、總是子雲文章不起。可以訛誤。若賦才如賈誼、豈凡筆所能混哉

豪傑樂為人用、庸愚誓不為人用、奸雄併為人用、豪傑能用人、庸愚必自用、奸雄亦能用人、亦或自用、斯數者成敗之大端也

錦城花縣。乃古人無聊之極。苦中作樂處也。然必先有錦心。後有錦城。先有花情。後有花縣。斷非俗吏所能效也。亦不敢效恐議者云以官為戲註下下考則浮躁二字謹具去矣

人情貴虛而賤實以故諛蘭為國香諛牡丹為

花玉至於榛栗梨棗諸果以阜吾財者反詆之曰木奴天下事概可推已

讀書不能盡解其故多端有節畧全文不知文之端委而疑者有剞劂訛謬踈于校讐而疑者有詩文題旨開載不詳未知篇中所指何事而疑者不盡由腹内之空踈也學者闕疑以俟其會通不可強作解以自誤併誤人也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歲而

生伯魚按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計鯉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已六十九矣及考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又不詳死之年。家語則以爲三十二而死。計回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僅六十二焉則夫顏路請車之時。鯉尚未死。胡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耶。說者以爲假設之辭是耶非耶

史遷傳澹臺子羽畧其斬蛟投璧之勇傳公冶

長民其通鳥語之智是天下最不好奇者也說者曰太史公好奇何所指

慈易而孝難故伏雌之恤其雛母狗之衛其子何殊于人竟不得與烏反哺羔跪乳並稱者此也

世間元氣只有此數此壽則彼夭故凡當憾仙仙不當鄙夷凡人家間氣。只有此數。此清則彼濁。故愚不肖當怨賢智賢智不當厭薄愚不肖

也

誠然則謂豕不宜作厭薄耳

雞豬性情無一不似人大凌小舊欺新無端鬬攫食多則狼籍蹂踐惟雞得食則呼與豬稍異然雄顧其雌淫也非讓也毋恤其雛長則擯之慈耶姊耶試靜察焉輪廻之際可爲惶悚

婚姻既成氷人怨結蓋始時浪語不過僥倖媒合兩家私自喜以爲彼被我誑也既而各各相歡不慚巳之愚不悔巳之拙反恨媒妁之誑我

也此世態也以予論之富可假貴不可假百金者號稱千金萬金者號稱十萬金誰核其實哉惟胥史必不能冒科目即署必不能冒卿貳則一定之衡也爲男女擇配者能安貧自不受誑然安貧者鮮矣

韓昌黎送張童子序不載姓名後亦泯無聞焉說者疑其夭折予謂不然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或晚節末路貽玷清議皆不可知必始序中

原載姓名後削之耳

蚕之有繭特丸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善然非有意于利人而人鑊之爲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蛛之有網以罾飛虫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得人而牖戸所觸花卉所罥不得不撤去爲快其實救脫者多。則善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人之羅織與物復何殊乎

結一夫之仇者辱刑平是也觸一國之怒者亡

夫差是也傷人主之心者族崔浩是也箝天下之口者滅王莽是也毒有甚不甚而禍亦因之平陂往復是乃天道非人謀也況箝天下之口傷天下之心觸天下之怒結天下之仇者乎

屬人致意于人道相慕之素而竟不往謁此近代縉紳不屑先施于寒士又好傳延納虛名而以言挑之欲其來謁者然已不大雅矣。茲有遊手遊食之夫亦以此法施于不慧世風若此可

爲浩歎 使幼宰任高唐多此態以不太[illegible]

遇事不倜儻其病有二胆不足識不足也胆何以不足捨不得官捨不得生也識何以不足史不熟也壯胆之法在達命擴識之法在讀書。

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輔弼足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偶見武弁參戎對予自言出山。怪而識之。

古跡湮滅者頗多黃鶴岳陽二樓至今存者楚

中木賤便于脩葺故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戶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圈點之類終日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觸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捲關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

客問吾杭山水秀逸而所產人物他方月旦陋之錫以獃名其故何也予曰得徵西湖占秀故

耶客曰不然西湖如妖姬艷娼供人耳目之玩不若泰山北海令人仰止而望洋也所出之人亦茅靡湫隘自有識者覷之猶如戲具可玩可弄不令人生敬畏忠此論是非非是姑存之以證于知言者

伯次于侯令次于宗操觚家稱令爲邑侯稱守爲郡伯此作何解

吾生平精力半耗于舉業而人無知者偶賞識

置弗論眞解此道者其一爲薛公近兖武進人乙未進士官方伯即前輩薛方山子也云吾文大有來歷非苟作者其一爲沈公淮湖州人壬辰進士官政府云吾所造至此無一箇朋友矣自謙倖中時尚無足下識力其一爲周公鉉武進人甲辰進士有新安徐孝廉探以海內人才未發者誰爲第一應聲而對首屈指予其一爲蘄公于中河南人戊戌進士官侍郎讃予文云

浙多名士但折心于君矣予偶嘆知己之難也
紀此四公姓名以誌不忘
文貴典實故鄭命以討論屬世叔然其問事之
詳畧人之姓名年之久近卽神識豈能脹悉惟
查書始核否則謬矣查書談何容易如易經卦
彖必習易人方能稽考非素不諳熟編者所能
查也
善人無後吾已將麟鳳譬矣惡人有後其義何

居試看天地間蜈蚣蛇蝎種類綿綿不絕此其大証據也

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宜見于臣族此言當敦叛時爲自解免計耳說者以爲知言予曰失言甚矣曹魏篡漢猶異代事典午篡魏迺本朝事兀自忘之耶倘忌者執此爲口實茂弘獲罪更速計無復之張皇錯亂眞所謂急不擇音也

或問人亦有言進士舉人大小之分舉人秀才雲泥之隔其義何居予曰此就近時論耳近時資格太拘直指之官乃甲科所不可必者然鄉科亦能爲之別駕之官乃鄉科所不肯就者然茂才定不可到以此此別梯級耳究其實有異途勝正途者豈得于正途中又妄生區別

是處緇流未五鼓而竹梆木魚之聲延門高叫此何意耶若爲募化此此時闤闠中無一人起者

卽屠家腐肆篝燈而出誓不拾一錢而梆魚夜
夜不輟得無虛徃乎予以此詰市民各不省予
曰此自水滸傳楊雄石秀故事耳衆皆首肯假
令賢明有司識是意也陰令人蹤之發姦摘伏
卽漢西門豹宋包孝肅何以加茲然湏所用得
人不然反助爪牙役納賂而誨淫也
予鄉一吏掌科削籍者對予言人皆笑我附江
陵權相呼爲張黨你們書生不知宦腸宦態人

人如是但我少年時功名心太急比他人太露痕迹耳此萬曆癸卯年語也至天啓末年予丑嚌此語津津有味後人讀史者觀至此必當擊節此指陳舒以姓隋未之曾自著述乃尔

范少伯張子房非富貴之徒也逆知其主之忌且恐而死心輔之必功成而始蟬蛻焉一片熱腸苦心遲廻展轉其不如漆園者在此愈于漆園者亦在此

留侯于定儲一節十分助呂原非因嫡庶起見也高帝稔知孝惠不足輔竟不知趙王如意與太子初無優劣特溺愛故掩耳倘如意果賢則社稷爲重留侯何必出四皓之策以故初時呂后與諸臣急留侯不急但聽之巳耳及建成侯呂澤刼之强要其畫策而始遷就焉古今人看得此舉于漢家大有關係留侯視爲不急之務有以也旣而命太子擊黥布恐蹈扶蘇監軍之

轍四皓不得不急留侯說上假太子軍權監關中兵即此意亦以終前局也大李留侯設謀奇而歸正予何自知之于其勸帝都關中是劉敬說知之

詩集中相傳有無名氏未必沉晦以自韜也或其人遭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名而句隹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史遷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夫

吳楚受封之初。其爵僅止于子。仲尼因之。非貶之也。貶則爲作意矣。予欲易貶字爲揭字。亦未確。有議者再斟之

神廟時庶常徐出爲言官。謫汝州判。適直指蒞州。見翁仲横道旁。命移置他所。徐復命云。仲翁移謫。直指答詩。翁仲如何與仲翁。只因窓下少夫工。所以不在林翰院。只向汝州作判通。　英廟時大司成劉應制賦詩。以雕弓爲弓雕。太學生

戲之、帖詩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雕弓倒轉作弓雕。祭酒如今為酒祭。銜官何以達廷都二事恰相肖一上諭其屬、一下訕其師也、

舉子中式無甚可樂處只免得下第之苦耳猶放生者被放之生亦無甚可樂處只免得刀鋸鼎鑊之苦耳故捷之日此心不可遽放一放則他日地方必有受其害者鬼神慮之必陰殛之使其壽命不永何謂心放用度奢侈。借債居間

等類皆是也。

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即駐足。處。發揚處即界限處。仲尼道大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長則盈之故也

楊用修愼乃鼎元中最博洽者王元美輩竊輕之子不以爲然及覩所著詩話謂杜子美此二

句本諸謝宣遠此一句本諸顏延年李太白此一句本諸徐陵王粲此一句本諸劉歆夫古人會心觸景各有機神豈屑沿襲只因此老自已無一毫性靈、句句字字、皆有所本、故臨視古人耳、予不羨用修之傳、羨其有能詩之夫人、用修以議大禮得罪戍滇。夫人有相念之詩。載弇州集。嗟嗟其議大禮原無特見、亦本諸司馬君實者

人家陽宅坐西向東坐北向南者多富貴久遠此金尅木水尅火之義即建都者亦然故衡天下形勢惟都關中都幽燕爲長策也

魯哀公于孔子生不能用死則誄之。謚爲哀。豈偶哉。子在春秋國國皆知其賢人人共稱其聖而必不敢用惟季桓子能用之即用之不終亦難能矣康子忽父遺命惑公之魚邪說不召孔子而召冉求譬庸醫治疾不敢徑用附子而先

以乾薑肉桂試也只孔子一人行藏描畫出天下古今庸愚窠窖榜樣當時七十子皆及門而後仕者借其聲光以達而影跡相依倘先仕為大夫則亦如子產晏嬰輩但陽浮慕耳心悅誠服惟顏回一人其他言言疑事事畏者也縱令孟子生同孔世親受業焉未必能如顏也夫豈特孔亦孔子一等人遭時疑畏亦復如是

白公勝即楚故太子建之子也建為楚平王所

廢奔鄭以娶子婦故奢尚父子俱死建旣與鄭善。不當陰通晉以謀鄭事泄被殺。所自取也。但伍員此時與建同居鄭與謀乎否若與謀是害之也若不與謀何不沮之可得自解于不知乎此員待太子建失著處也。建死之後員挾勝奔吳又與退耕于野以待吳變兩人依倚最久及吳兵入郢鞭平王屍求昭王不得此時會諸侯聲楚罪而立勝以歸。何其快哉。桓文霸業自未

有過于此者員竟泯泯而歸。糊塗極矣。蓋甚得罪于鄭。不得罪于楚。其子分誼當立。況員父兄又因建而死者乎。楚惠王召勝歸國以自禍。特楚之愚。非員之智也。在勝勃發其忿。事成則與吳闔閭刺僚相似。不幸而敗。君子哀其志可也。此員待白公勝矣着處也。凡為孝子必掩親之短而暴其所長與胥謀鄭。建之忿也。因太子建而死。胥之忠也。故為勝計。即不報鄭亦可為員

試非立勝而嗣楚不足以洩前人之憤而竟其局子胥有靈其何説之辭

或云勝必不足輔耳不然子胥與同患難安忍忘之子曰楚惠王欲召勝葉公止之謂其好勇而陰求死士夫春秋時嗣位篡位皆勝等輩何必盡賢好勇求死士正子胥當日作用也君子舉事豈計及他日成敗而後爲之若計及他日成敗則夫差之立子胥又不當以死爭矣

春申君李園之事文信侯嫪毐之事大相類陰謀造物所忌兩人皆不令終有以也予嘗以細事揆之無功謀人戶婚田土者奇禍並至天道寬坦獨不漏網乎陰謀之人士君子嘗以予言為鑑[illegible]

予讀列傳孟嘗君過趙與客斫殺數百人滅無縣以去情雖慘毒猶怒其笑已耳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不已甚乎毛遂混食客中而不與

十九人之數、李同郤秦兵三十里戰死而不與食客之林、向時所笑之躄安在哉。不聞其以奇節著也。固知兩君所結者客也、非士也、信陵君能得士矣、聞侯生計輒泣下。不忍于晉鄙。覘二君妄殺者過殊。然從毛薛諫、救魏破秦、後還當歸老于趙、惜其留魏而憂讒畏譏以酒色自戕也、春申說士、非楚宗室、置不論、

韓非既知說難既抱孤憤則當隱身自韜、不宜

數數于人世也憤世而復入世祇速禍耳戰國策載非短姚賈于秦王反爲所害夫秦王于非特以所傳書浮慕之周澤未渥也而遽斥其所愛信之姚賈賈方受千戶封爲上卿可立談去乎則語極知矣非與李斯同事荀卿不知其爲人乎斯遺非藥使自殺料秦王之必後悔而欲速死之也秦以急非故急攻韓此時非寸籌莫展韓以爲無實益而反受兵因棄去不用遣之

使秦、非心與秦之大用已也、而畧不爲備、竟不知相秦之後。何術以處韓乎。陰助韓則秦覺而不能相容、明揁韓則非又同姓諸公子也、非何所恃而戀戀于虎狼之國乎、蓋筆下了了胸中憒憒、卽令韓王用之、亦必不免、而况秦乎、所可矜者商鞅李斯、皆旣用而後死、惟非則未用而先死耳、然亦其所遇之窮也

戰國諸侯開說客大言一嚇魂胆皆碎欲其泣

則泣欲其跪則跪欲出其金珠則金珠出欲與其甲兵則甲兵與猶如弄嬰孩提傀儡只因胸中無學故也其時齊楚二國最愚頑非秦敵手祖龍蠶食齊楚實開釁焉不盡由三晉之瓜分也晉合并時亦頗怯楚怯秦有左傳可考

秦廢封建爲郡縣最得宜廢阡陌之制則全非矣三代時無河患者有畎遂溝洫以備蓄洩故也蓄洩因時則水勢調而河不溢不涸旱澇兩

賴先王治河救荒之策即寓諸井田中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孔子贊禹盡力乎溝洫禹治水者也盡力溝洫即治水內一條目也舊說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今西北之餉反仰給東南是富戶依窶人以糊口倒置甚矣予意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五路當復古井田之法則治河之費可省亦歲豐穀登而無籍東南之輦輓爲矣或

曰古一夫授田百畝則可行今富者數十百頃貧者僅以畝計此法難行予曰不然富者自爲幾井。貧者合爲一井。但須良有司一料理耳。然必須開捌之辟威尊力厚乃能行之否則紛紛多事是又一王安石也。安石所頒之新法。皆古人已試之舊法也。

富民犯大罪者殺之但可正法而無裨于國籍沒其家、又非體也不如彷漢制遷徙廣瘠之地、

以實戸以是亦一策
兇人犯重辟而可矜者殺之旣不忍養之又耗
國赦之則仍不悛而爲民害不如驅出口外卽
古人所謂屏諸四夷也是亦一策
文塲勝負不序齒冥途生死不序齒然閒有貪
緣鑚刺而倖中者必無貪緣鑚刺而免死者世
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髦皆惑也自
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

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沓勞費耳
凡字義但可意會而不可明解者滑稽爲酒器繞梁爲樂器之類誤用之恐貽後人笑端
易呼豕爲豶釋典呼牛爲犢五代史呼馬爲扇皆物之去勢者俗刺諂媚貴顯謂之趨勢蓋極鄙之也然繾綣寺人亦可以趨勢加之乎否
響卜有奇驗者以有心聽無心原屬自己之靈也古人有懷鏡以聽懷杓以聽者亦此意即此

思之祈籤有驗不驗亦未必神之告不告也總
自心所觸耳不然爲神者亦勞矣何不憚煩乃
爾或云神廟左右空則聰墻屋塞則壅如人耳
一樣此亦近理但神廟面前定無所障縱壅而
不聽也豈蔽而不明乎

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爲海上釣鼇客李
曰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
爲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忌才者

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置遇合于度外莫率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柄之權勢儘足以困白也況所云殊不大雅白蹤受用處已露一斑

靖康間都城被圍四十餘日民已易子而食有因肥瘦不等而訟者貴戚富豪以雀鼠為佳味相餽遺嗟夫輦轂之地何至無三月之糧宋儒

謂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言。路。然士卒脇腹。即開言路。何嗟及矣。仲尼所謂去食非眞欲去也。設詞警世。原爲足食者慮也。而宋儒狃之遂云商亡而鉅橋在。秦亡而敖倉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爲寇資。而因不早備儲蓄以釀北轅之辱可勝惜哉

古人抱潔癖者原其潔品從五臟六腑以徹于外以成其清故詩美之云華佗無術醫清癖。今

人腸胃十分齷齪而假托愛潔以掩其濁幾令倪處士無以自白

堯讓天下于許由法言以爲烏有堯視神器至重即有餘尚歷試安肯輕畀此說似而非也堯老欲弛負對嶽云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則許由應在悉舉之內當時亦不止由一人特由恥之而逃以故尚書缺不載耶載之則是有天下若浼若染一受一授視堯舜爲何如品乎子

雲疑莊而信書遂誕此事不知史遷于伯夷傳已明露之矣

史記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盖遠之而仍用以化俗非誅殺之也四凶當日皆抱異智負盛名爲岳牧所共薦惟堯舜灼見其不可用耳豈遂以上刑加乎流放遷殛即唐宋貶竄意猶然居官而治民也在

聖帝則爲不與同中國而令其以四裔老也此輩在中國必不肯安靖而如天之堯諄諄以恤刑勉舜又不忍加剿戮非獲已而如此安置焉此與孔子誅少正卯心同而跡異春秋時列國環峙逐之出境則貽害于隣作難于魯禍根必致蔓延唐虞時六合爲家四裔可屏不必以兩觀之誅誅也

縉雲氏之裔貪於飲食即謂之不才子即謂之

饕餮天下惡之比于三凶夫口腹之欲甚細與人何涉而招尤此必貪婪無恥若齊人之饜酒肉以取厭于人故為世詬詈耳或云齊人如此行藏即亡八龜子亦可做也予曰做不得或驚問故予曰從來青樓之家無綠巾乞食之體彼齊人者東郭尚且垂涎中庭背不染指施施從內出則嫖客立時駭散這如何做得

凡人抱惡疾者以火燒之則癢以刀斫之則樂

皆前生宿業宜有是炮烙之報割截之報也茲有人焉無所求于顯者。而朝來暮去。闒人側目。侍僕掩口。亦宜有是恥辱之報也。業所驅迫彼不自由耳我輩當惻然隱之不當笑之恐來世亦遭此報

乏嗣非美兆也吾里中有乏嗣而生德色以立愛之說餌其宗人者究至貧無立錐彼雖欲立愛而人却不愛之矣

本朝有刺趙松雪者、曰元家學士宋家郎此大頭巾語也予爲松雪解嘲、趙氏祖宗生、則青衣行酒死則雜牛馬骨葬趙氏子孫玉堂金馬居然清華之選果孰辱而孰榮也

凡進說者不當以是非爭當以利害動國之利害猶緩身之利害最急魯仲連折新垣衍吃緊處在將軍何以得故罷乎一句狄仁傑醒武曌處吃緊處在未有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太廟者

也一似以故帝秦之議立武之謀言下渙然氷釋一切蘇張秘術皆不外此

堪尸録陽明先生有紀夢詩其假托與否不可知總惜郭景純之忠破王導之奸也予就當時情事折衷王敦逆即成導不過一宗藩耳未有弟篡之後不以位傳子而傳兄與侄者逆不成則赤族之禍且及于導福小禍大導雖愚籌之熟矣必無陰主其事之理觀其情詞迫切以百

尸乞哀于周伯仁則且自料其不免特晉君臣胆弱狐疑畏敦之威不敢害導且僥倖萬一敦篡而調停有導在。或寛晉君臣而不誅。未可知也。上下挾此隱情導乘機漏網又適奏伯仁之寃後人憤之而追貶耳不此論不苛不恕覩史者再酌之

人當危急存亡時變生呼吸局外人誰之玩之痛恨入骨伯仁取金印斗大謂與信布垓下失

期之事同功雖高怨毒深矣漢帝無悔言而導悔之不置猶有良心特其人庸庸軟熟跡涉柔奸微巧實無他腸予存此論以質于後之觀史者

楚成王伐宋敗之弘射傷宋襄公襄公竟死未死之先又曾為楚所執辱而學士家猶厠諸五伯之林得非以不鼓不成列一事大快腐儒心胸故耶

衛鞅范雎所中傷皆人主骨肉鞅不免而雎免者太子未來太后過去故也至于條穰侯高陵華陽涇陽之短而逐之與韓非訴姚賈之事向一死一相庸非命乎

唐商人劉損妻裴氏有殊色為高駢黨呂用之所奪憤惋成詩其畧云斷蹤青鳥罷啣箋魚在深淵日在天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願

作山頭似人矣。望夫衣上淚痕深。此維揚往事也商人能詩亦自不俗何獨陽翟賈能著書乎惜裴氏不能為紫玉耳後得虬髯老叟力比用之于斗栱間用之驚悚以裴還劉殆劍術耶豈劉損願力精堅所感召耶

呼士為秀才則怒呼僧為和尚則怒然皆尊稱也賈誼以誦詩屬書聞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出能如賈誼方不忝秀才之稱顧反

怒耶或疑人訴已而怒亦情也四方上下曰和
父母反拜曰尚世間僧以億萬計有幾和尚也
哉
于忠肅被籍自　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
主心轉悔不然青宮之易南城之錮儘可貝錦
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
宜比任怨任謗人情所難即釋哀誅國前此有
行之者非彼作俑伯子首臚亦出　帝斷俱可

強辯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貽狼籍雖百喙嘵嘵其如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沒湏有真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賊恐於陵仲子有兄戴在不得巨擘于齊國矣予因事而重有痛也

蒙恬疑而後請在扶蘇既死後則何不開悟扶蘇令少延旦夕之命乎扶蘇存則蒙氏無恙扶蘇死則蒙氏不保恬視為兩截亦愚矣哉況弟

毅與高有隙毅亡而恬獨存乎恬父武祖驁世爲秦將攻取韓魏趙畧定彊楚皆其力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兄弟俱死晚矣而歸咎于地脉之絶迂矣太史公咎其不彊諫尤迂矣始皇帝可彊諫者乎挾重兵三十萬儲君在幕而死于亂賊之手終不得爲賢將矯詔之罪。惟扶蘇可律胡亥耳。蒙恬則其如趙高何。武人不學無術可哀也

趙高刼殺二世引璽佩之上殿殿欲壞者三此自巳神魂驚悸幻出傾圮之相非眞欲壞也王莽初登殿御榻震動亦此意李斯列傳以嬰爲爲始皇弟始皇本紀以子嬰爲二世之兄子爾相矛盾夫趙高旣殺扶蘇必不立其子若扶蘇之下胡亥之上另有一人史未嘗明載之也還屬始皇弟爲當子謂扶蘇昏懦與胡亥等即得嗣位未必不寵異趙高若子嬰猶有嬴氏遺風

扶蘇胡亥、皆眞命奴才翻似嫪毐所生、絕不似始皇帝子也、始皇帝有二十餘子。胡亥少子。非次子也。其中豈無一一賢者、偏溺愛胡亥亦天意也、扶蘇乃漢元帝之流、後人毋以誦法孔子一語而追惜之也

丈夫溺愛少子雖英主亦不免秦皇漢高只因長子不愜其意、而遷就護短、其實胡亥、如意二蠢物絕、無可愛處。後之廢嫡立庶者可深思矣

此不平之論

予歷視往代開創之碑其繼世多庸且亟忘天意厭兵止殺如人大病初愈非安靜休息不能還元泰獨少此耳若扶蘇嗣位三五載即世而子嬰承之。秦社豈墟乎哉。

陽世操榮辱者有銓部比部陰世主禍福者有天官地官漏于幽明之外者其權聽于史筆文人几案間時時防有鬼瞰不可不慎也

世若忙子若閒閒之根有七貧賤無求則閒人

絕望于我則閒。誓不爲人出力則閒。胷中太明則閒。眼中太毒則閒。口中太察則閒。禮文太疎懶則閒。忙之根有六。驟富貴則忙。妄結交則忙。才鈍而遇事不斬釘截鐵則忙。至親密友居要路則忙。字畫等伎足以醫錢而不甚計錢則忙。無恥則忙。說者曰造化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閒。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豈其然哉。山叟厭如年之日。閨婦愁如年之

夜。此寂寞而非閒也。神仙奉天尊迎送差遣愈不得閒塵。世。有。不。隨。境。轉之人。窮達。皆。閒。天壤間不多得也。不隨境轉[illegible]星家推予命身居閒極

凡物取其給用而止、黃帝所嘗藥不知其數、然醫生所用寧幾何哉、蒼頡所製字不知其數、然文人所用寧幾何哉、財虜家積百萬而自身所實受用外、皆藥與字之類也、

事有明知其誤而不必辨者如毛寶放龜之類

其寶之死與否係部曲所爲否畧之可也所重只在觸人善念見異類亦能報德耳安知倡此說者非權教乎人情勢利徹骨說毛寶自身更覺悚聽不但人微言輕人微則事亦輕矣

沈氏日旦初集一卷畢